

崖口飘色“醉”倒民俗专家^①

作为中山市一个响亮的文化品牌，每逢农历五月初六，南朗镇的“崖口飘色”巡游就吸引大批省港澳游客甚至民俗专家慕名而来。2011年6月7日上午，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宋俊华专门带来了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50多名硕士研究生到崖口调研采风。

八仙过海、福禄寿星……崖口村民自扎色板，把传统民间故事融入到飘色巡游当中，以传统民俗祈

福国泰民安。

宋俊华教授说，没想到飘色这项民俗在流传数百年后还有这么深厚的民间基础，这次组团来考察“崖口飘色”，是希望把它作为一个教学案例进行研究，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俊华(右一)参加2011年崖口飘色的启动仪式

^①叶常洲，中山广播电视台，2011年6月7日。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祁庆富在飘色启动仪式上为醒狮点睛

“崖口这个地方的民俗味很重,我们带了 50 多个学生过来,他们是专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和研究的,想让他们亲自感受一下崖口飘色的民俗怎么进行,可以作为案例去研究。”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祁庆富教授也专程从北京赶来崖口观摩飘色。他指出,在沿海发达地区,传统艺术崖口飘色能够完好保存下来,关键是这一传统已经被当地人视为自己的节日,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我第一次到南朗崖口村,我没想到这里保存了这么好的民间习俗,就是崖口的飘色。它具有民众性,就是村民的一个节日。还有就是这个节日不仅仅是飘色表演,还是一个文化空间,也就是崖口人民在这个节日里,把他们对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合家幸福这样美好的愿望,寄托在这个节日里。”

目前,崖口飘色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山市非遗保护中心还在崖口村建立了非遗传承基地,通过补贴传承人以及传帮带的形式,在群众当中普及非遗文化。



广东省非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杨明敬(右一)等亲临崖口为传承基地揭牌

非遗传承最重要在社区^①

2011年6月7日,有来自北京、广州和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家以及中山大学50余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研究生参观了崖口飘色巡游。记者专访了首次前来参观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国家



祁庆富教授(右一)关注崖口飘色的传承

^①吴娟,载《中山日报》2011年6月8日。



喜庆出游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委员祁庆富。

记者：民俗是一种民间信仰。您觉得，这种民间信仰在当下浮躁的社会中，是否更显珍贵？

祁庆富：对。民间信仰以前被当作封建迷信，但实际上，它是民族凝聚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保护了文化多样性。这对于社会和谐能

起到一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对于孩子，这样的社会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参加一场活动，他们对于坚韧不拔精神的理解比上百次父母的说教更加管用，孩子们得到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记者：我们看到，年轻的爸爸对飘色的工艺和手法有些陌生，您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祁庆富：传承应该到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不是手艺人，而是社区活动。只要这个活动一直搞下去，村民有积极性参与，就自然会有人来学，因为他们对这个活动有情感寄托。

记者：那您认为，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祁庆富：政府不能取代村民的主体地位，不能当主角。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保障，如安全、交通、后勤等，同时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

民俗与乡村社会^①

——香山民俗文化之“崖口飘色”

时维五日，节届端阳。联欢随俗，奉菩萨以巡游；行乐及时，集村人而遣兴。红男绿女，喜地欢天。穿起靓裤靓衫，着起新鞋新袜。三声炮响，一致集中。个个都要出身，人人相当落力。锣鼓未响，高照先行。老窦担八宝，肥仔托三叉。龙狮凤色，样样齐全；



崖口村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

^①黄健敏，载中山网，2007年7月5日。



崖口村香火鼎盛的庙宇寄托着百姓的民间信仰

鼓乐笙旗,式式具备。六角浪,七星旗。锦绣大旗,现出龙翔凤舞;簇新双彩,刺成骥展鹏飞。飞报姑娘骑白马,几够威风;“文巡”伯父派黄符,居然老实。担掌扇须着节衣,挑花篮要披彩带。“车色”、“朵色”两样唔同,头锣大锣一般咁响。打锣鼓震耳欲聋,奏弦管开心到笋。手执红旗,指挥巡行,称为照后;肩荷武器,表演技击,叫做教头。文武棍有短有长,鸳鸯幡宜红宜绿。金狮献瑞,彩凤呈祥。银龙廿一节架势堪夸,锦伞二三支辉煌足道。吹箫引凤,擂鼓团龙。大姐仔装身,搽脂荡粉;细佬哥扮色,扎脚包头。欲饱眼福,请看花亭;贪遮热头(太阳),须担浪伞。抬菩萨行成淡定斯文,扮哪吒着起古灵精怪。五色饼、红色包,皆摆台所用;铜香炉、锡香案,亦随驾之需。浩浩荡荡,出齐百马千夫;盘盘旋旋,行遍六街三市。家家焚香点烛以参神,户户裹粽蒸糕以飨客。睇嘢亲朋,街头踮躅;迎神男女,门口鞠躬。高兴大半天,赢来一身汗。借神道为节例巡行,何其妄也;供农村作工余游乐,庶几近乎。^①

这篇由一位旅居新加坡的香山华侨在20世纪50年代所写的《端午节之奉偶巡行记》,所描述的是过去在香山四大都(范围和今天中山市南朗镇辖区

^① 张德业:《端午节之奉偶巡行记》,载《新加坡中山会馆一百一十三周年纪念特刊》,1950年9月30日出版,第84~85页。



相若)乡村端午节举行的游神习俗。曾几何时,这种被称为“封建迷信”的活动自然销声匿迹,但作为过去游神活动队伍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飘色”的民间艺术活动却在近年弘扬地方民俗文化的大旗下得以恢复,“崖口飘色”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

民俗文化是香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崖口飘色”堪称香山民俗文化的代表之一。“崖口飘色”不但展现了地方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和民间习俗,而且保存了许多村落、宗族、经济与民间信仰的地方历史文化变迁过程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重要信息。

一、崖口:地理、历史、宗族与庙宇

崖口村位于在中山市区石岐东偏南 18.6 公里,隶属中山市南朗镇管辖,现在所称的“崖口村”通常指的是一个行政村,它由东堡、中堡、西堡、平山、化

村民夹道欢迎飘色队伍



打响头锣出巡

美、向西、杨家、陆家 8 条自然村组成。崖口村因迄今仍然保持着人民公社制度,而不时引起经济学者及新闻界的关注。^①

按当地的口述和文献的记载看,崖口村的历史是从元代开始的^②,这社区的形成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元大德年间

(1301~1308 年)谭姓祖先最早到达今崖口东堡村落脚居住,三世以后一支分支到平山,随着人口繁衍形成平山村;一支留居崖口,后裔分成六房,人口繁衍分成东堡、西堡、中堡三条村落;崖口六房的人口继续繁衍,部分子孙又搬到隔田居住形成向西村。杨姓于宋元之间(1321——1329 年)迁入隔田,形成杨家

① 见曹正汉:《信念、效率与制度变迁: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公社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年 10 月版;以及《伶仃洋畔的村庄公社:崖口村的公社制度及其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年 8 月版。

② 关于族谱在多大程度及如何反映“历史真实”,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此有许多甚具启发性的研究,有关情况可参考景军:《神堂记忆》第七章(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本文所据是未刊中文译本)。以及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收入《中国族谱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研究珠江三角洲的相关论文。

村。陆姓于明代初叶(1408~1477年)迁入隔田,后形成陆家村。萧姓明嘉靖年间(1538——1566年)最后迁来,形成化美村。这些村落后又分成崖口(包括东堡、西堡、中堡)、隔田(包括陆家、杨家、向西)、平山(包括平山、化美)三个乡,后来才逐渐整合成今天的崖口村。



敲响锣鼓来伴奏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相信族谱的记载,崖口村四大姓的迁入顺序应该是谭、杨、陆、萧。但是几乎所有笔者采访过的村民都认为四大姓迁入的顺序应该是谭、陆、杨、萧。从村民的叙述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划分迁入先后的标准是和宗族实力有关的,综合实力越强的村落(或宗族),就越早迁入崖口开村的。反过来,所谓“先入为主”,定居和形成村落的先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各村(或者说各姓)在当地所控制的资源和享有的利益。例如我们询问某种权益为什么谭姓有而其他姓没有,常常得到的回答是“其他姓很迟才搬来的,所以没有”。这种“史实”与“记忆”的矛盾在村民的口述中非常常见,其中透露着村民的观念与乡村社会变迁的信息。

崖口各村过去共有飞来寺、大王宫、武侯庙等近20座庙宇,这些庙宇供奉着不同的神祇,有着很多关于这些神祇灵验的传说。当然在这篇短文里不可

能一一介绍这些传说。村民信奉某个神是相信他对自己生活能产生影响的神力，而这些高高在上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正统性的神祇总要通过本地化的传说建立和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才能拉近与乡民的距离，从而获得大家的供奉。对于这个社区来说，谭族崖口房长房聚居的东堡村的大王宫是最重要的庙宇，“崖口飘色”在以前其实就是大王宫供奉的“大王公”巡游的活动，所谓“大王公”就是三国时阿斗的第五个儿子，大王宫并不是整个崖口8条村都“有份”的，从“接神”的范围看，则只有东堡、中堡、西堡三条村才有资格把这个大王公迎回家中供奉，但大王公是崖口各村供奉的众多神中唯一有资格巡游各村的神像。

二、“耍菩萨”：崖口飘色的起源和演变

所谓“飘色”，是乡村里一种在节日或神诞时举行神像巡游时的助兴活动。节日或神诞巡游队伍中有所谓“色板”，就是在方形的称为“色柜”的大木箱上用金属支架，把穿着色彩夺目的戏服扮演各种民间故事和戏曲人物的小孩高高托起，那个穿着色彩夺目的戏服扮演各种民间故事和戏曲人物的小孩就叫“色”或“色芯”。如果“色”由几个人抬着、托着或放在车上推着巡行，因为五彩斑斓的戏服随风飘动，故称“飘色”。如果“色”坐在河里



陆家先行是崖口飘色出巡的惯例

的船上巡游就叫“水色”；在路上步行巡游就叫“地色”；其在马上巡行叫“马色”。

“飘色”巡游活动过去是珠江三角洲常见的节庆活动，在香山也非常普遍，同治《香山县志》卷五輿地·风俗篇：

遇神诞日，张灯歌唱，曰：打醮。盛饰仪从，舁神过市，曰：出游。为鱼龙狮象，鸣钲叠鼓，盛饰童男女为故事，曰：出会景。金支翠旗，穷奢极巧，户出一女子，日酬洋银三四圆，一事每费千百金。

所谓“出游”、“出会景”等所指的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飘色”巡游活动。

崖口飘色始于何时已不可考，有乡土文史工作者认为自唐代开始已有，但不知有何根据。因为唐代时现在崖口所在的地方是否有人聚居都是一个问题。这种风俗也许是过去四月八浴佛节游神及神诞游神风俗发展而来，嘉靖《香山县志》卷一载：

四月八日，僧家浴佛。俗各祭其祠神，曰转龙头。俚人奉祠神、锣鼓、旗帜、歌唱过城市，日迎大王家，以钱米施之。或装为神龙、鬼头，歌舞数日而罢。^①

过去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这一



^①清嘉靖《香山县志》卷一风土志·风俗。



村中孩子乐在其中

天,崖口各村村庙会 把村神搬出庙外清洗。清洁结束后,则由“大王头”轮流接回家中供奉一昼夜。该村新结婚的村民都会到村庙登记等候接神,而当年轮到接神的就叫“大王头”,他们也要负担当年“飘色”的部分费用。至五月初五及初六,则由村民抬神像在村中各主要街道巡游,以保合村平安。村民一般称“耍菩萨”,民国时期则称“跳大王”。“跳大王”风俗过去在四大都相当普遍。

四大都各乡每逢端午节前,例有接神之举,凡各乡之新婚者,则先备布帛一小幅,书注新婚夫妇姓氏,由女家谨具桃李果子若干,随同此布帛送往女婿处,再 由其婿转达乡中牛王爷、武乡侯神像前,此作为送旗也,亦藉此以为挂号,他日名列接神预做大王

头资格。再越一二载,则由乡中将送旗者轮值接神。如富者动耗数百金,大排筵席;若贫无立锥者,亦必罗掘,或典屋变产,或按借款项,已成其事,尤以崖口、左步头等乡之接神大王头,不恤身家之有无,亦穷奢极侈做去,早为识者所非也。自反正以来,此风稍减,惟对于接神之举,仍牢不可破,兹查四大都如崖口、左步头、岐山、茶园、大车、南朗、程族三乡、涌口等乡,连日均锣鼓喧天极为热闹,俗谓之跳大王云。^①

崖口飘色远近驰名,1935年曾到香港参加“英女王银禧大典”表演。1945年又曾到澳门参加抗战光复巡游表演。新中国成立后,崖口飘色活动慢慢停顿下来。直到1983年为了庆祝华侨捐资兴建的崖口村最大的建筑——崖口会堂落成,又恢复飘色巡游,此后年年端午节都举行恢复飘色巡游活动。1983年以后恢复的飘色巡游活动保留的只是过去巡游的部分,当然也没有了大王公的神像之类所谓“封建迷信”的东西。2004年崖口飘色被评为“广东民间艺术之乡”。

三、巡游:崖口飘色与乡村社会

观察崖口飘色,可以发现其中



扮演色蕊惊艳登场

^① 《跳大王之恶俗几牢不可破》,《东镇侨声半月刊》1936年第7期。



水乡风情的飘色

保留了许多地方历史文化变迁过程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重要信息。但昔日(解放前)的崖口飘色(或者说是端午游神)举行情况并无文字及影像资料留下来,只能通过村中老人的口述回忆去重建昔日的情景。

根据村人的回忆,昔日的崖口飘色大致包括下面几项主要活动。

1.接神。昔日,崖口各村新结婚的村民就会到村庙中登记轮流做“大王头”。当值的“大王头”(每年二十个名额)在端午节前就有权迎接村庙神像回家供奉一昼夜,而当年巡游就由这些“大王头”去操办和承担费用。因此,“接神”可视为崖口人人生礼仪(出生、婚姻、死亡)的一个部分,表现出人、神与社区的关系。现在的接神活动已不再举行。

2.“小耍”。五月初五当天,各村就把本村的村神抬出,在自己本村各主要街道巡游,以求合村平安,村神成为了村落认同的象征,同时也划分了村落的界限。因为这一天的游神只限于各自村落中,所以又叫“小耍”。“小耍”近来逐渐有所恢复。

3.“随驾”。五月初五的晚上,各村派代表舞着狮子,拿个装满糖果的全盒和请帖,去陆家村邀请他们参加第二天的巡游活动,晚上在陆家村庙前以狮艺

及武艺汇演助兴,当地人叫这为“随驾”。直到今天,“随驾”的活动仍然得到保留。

正如前文所说,今天的崖口村过去是分为“崖口”、“隔田”、“平山”三个乡的,早期的“飘色”巡游只是“崖口”谭姓广养公后人分居的崖口乡(包括东堡、中堡、西堡3个村)的活动。为什么原崖口乡(东堡、中堡、西堡)之外有5个村,单单去请陆家村“随驾”呢?村人的解释是各种各样的。分析这些不同的解释也可以看出很多问题,但本文无法展开。综其原因,大概因为陆家村在崖口几条村中科名最盛,经济也较好,同时很重要是陆家村也,同崖口村一样有“色”,而杨家、化美等则没有。从村民的口气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有“色”和无“色”实质上是村落经济实力的一种体现,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村落(宗族)在社区中的地位,有没有“色”成为一种社区地位的文化象征。而“随驾”的名称也反映出,尽管陆家村的地位与其他村不同,但是端午巡游的“主人”仍然是谭姓人,陆家不过是“随驾”而已。

4.“大耍”。五月初六是大王公游遍崖口8条村的日子,称为“大耍”。

五月初六的早上,各村参加游神的队伍集中游神。游神队伍的前面是大王公神像,前面有十个兵勇,



扛“双彩”的少女



挑着香樟木花篮的姑娘

前一年的和当年轮值的“大王头”共 40 人在后护送,其后是 8 个村的代表队伍举着“旗色”、率“狮队”、以及“充身”、“飘色”等,据村民说,就是要模仿皇帝出巡的派头。传统中国地方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方式,往往有着对“国家”或官方仪式活动模仿与创造的影子。

游神队伍的排列顺序一般是陆家村排第一,东堡村则排最末,这两村是固定的。其余的几条村的队伍则在每年巡游前抽签,根据抽签结果排列顺序。陆家村为何排在前面,在前面已有探讨。至于东堡村一直在后,则据说因为东堡村有一条长达 20 多米金龙,在村里的小巷中行动不便,所以要放在最后。但其实在没有这条

“笨拙”的金龙以前,东堡村都是排在最后的,其原因应该是东堡村是谭姓崖口房长房聚居的村落,而巡游的“大王公”坐镇的“大王宫”也坐落在该村,崖口人最喜欢说的“让客三千里”,东堡村排在最后正是显示其“主人”的特别地位。这种排列顺序的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

东堡村的金龙在各村巡游时,妇女和小孩以及围观者则争先恐后去“撩龙肚”,就是钻过龙的肚子,乡民认为这样可以保佑体弱者健康、小孩子聪明和快高长大。

5.聚餐。与此同时,各村已经在祠堂筹备傍晚的聚餐了,大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小孩在灶边跑来跑去,非常热闹。傍晚 5 时左右,各村村民都汇集到各

村祠堂前面参加聚餐,男女老幼,其乐融融,普天同庆的太平景象。晚上还有“地色”的表演,因篇幅所限,就不多说了。

与昔日的崖口游神相比,现在每年举行的崖口飘色活动从活动程序、主办机构、经费来源、参与的村落与人员乃至活动的性质、主旨都有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同样包含着乡村社会变迁的信息。可以简单举两个例子:

其一,据年长村民的回忆,以前抬“头旗”、“充身”等比较辛苦的事都由客家人做,而现在附近客家人都富裕了,不愿意做了,而换成了外地民工,不同的群体在“崖口飘色”的活动中重新界定了自己的身份,而背后则是崖口村所在的珠江三角洲近二三十年的深刻社会变化。

其二,随着政府对村落的重新规划,昔日“崖口”、“平山”、“隔田”三乡组建整合成崖口村(行政村),参加崖口飘色活动的村落从3个村陆续扩大到8个村(也就是现在崖口行政村所包括的8个村),民俗活动展现了社区整合的现状。游神队伍的排列顺序依然是陆家村排第一,东堡村则排最末;但平山村也固定排在第二,显然因为它是谭姓长房广养公分居的村落;其他村落则每年抽签决定在第三到第七的先后顺序。巡游的村落



龙腾凤舞



在田间巡游的飘色队伍

顺序是这样的：平山（谭）—化美（萧）—杨家—陆家—向西（谭）—东堡（谭）—中堡（谭）—西堡（谭）。之所以是这样的顺序，据说是因为谭姓人礼让，先“要”外姓村，再“要”自己村。这些变化反映出民俗活动的传承性与自身调适的能动性以及在

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如何传承和改造。

崖口飘色这类地方特色的传统民俗和民间艺术，是香山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优秀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体现了民间文化充沛的创造力。这些节庆、习俗代代相传，成为人民日常生命、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节庆期间的种种礼仪，也赋予日常平庸的生活以某种超越性价值，体现了社区的内在和谐秩序，展现出各种力量所编织的地方社会的文化与权利网络。

四、余论

这里只是关于崖口飘色一个很简单和粗略的介绍，在有限的篇幅里很多具体的问题都无法展开。我们希望通过了解民俗活动的过程和变迁，以及与此相关的村落、宗族、经济与民间信仰，探寻在反映社会结构和维系社区关系的重要节庆活动中所保留的地方历史文化变迁过程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重

要信息,并尝试观察地方节庆活动如何展现乡民对国家和地方关系的观念,社区的不同力量又如何利用节庆活动去表达和竞争,地方节庆活动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如何传承和改造而得以重生。当然这些都需要另文详细探讨。

现在香山文化已经搭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框架,也充分认识到香山文化的重要性。对于民俗活动来说,应该重视田野考察与口述史料的搜集,利用文字、音像、摄影等各种手段记录及加以整理出版,把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在本地的时间和空间脉络中解读当地人的记述和“口述资料”,以重建地方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努力把地方的、个案的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所普遍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①,才能提升地方文化研究的品位和层次,使香山文化的蓝图得以充实,真正变成中国文化版图上的一座大厦。

^① 萧凤霞的《传统的循环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载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主办:《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1期)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典范。



飘色出巡,万人空巷

活态流变， 赋予民间习俗持久生命力^①

——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崖口飘色”说起

一、民俗活动大多起源于当地百姓的神灵祭祀

民间习俗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民族信仰而创造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现象。我国众多的民俗活动，很大部分是起源于对神灵的祭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广东省中山市南朗崖口飘色

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口西岸，宋代以前是珠江口外伶仃洋上的山地和丘陵岛屿。“在县南，隔海三百里。地多



万众期待盼飘色

^①林凤群，原载中山大学《文化遗产》，2011年第3期。



崖口飘色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神仙花卉，故曰香山。”^① 香山的南朗镇崖口村东濒珠江出海口、面向伶仃洋的金星门。流域外延伶仃洋，与香港隔海相望。据《香山县志》记载：“大角山在县八十二里，由南山经风门凹二十里至海涯，横堵众流及入海西折而东迅流金星门，外渡海即淇澳山，海中潮汐北通东洲门、虎头门，东注金星门。”^② 以上文字，描绘的是崖口村所处的地理位置。

南朗崖口原为珠江的出海口，故名古称崖溪，含东堡、中堡、西堡、向西（即隔田）、平山和化美等 8 个村落。自元至顺元年（1330 年）开村以来，至今已有 680 多年。1986 年，考古学家在南朗镇靠海一带的

①（宋）乐史著：《太平环宇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19 页。

②《香山县志》清同治版卷四之“疆域”篇。

村落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从而印证了这里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崖口村所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夹砂陶米字魂坛古文物，也显示了这里的远古文明。崖口村民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并结合自己的信仰创造了丰富的民间文化，其中以飘色最有特色。

崖口飘色源于唐代“耍菩萨”祭祀民俗，后称为“出景会”、“朵色”、“飘色”等。据《香山县志》载：“遇神诞日，张灯歌唱，曰打醮，盛饰仪从，异神过市，曰出会景，金支翠旗，穷奢极巧……”^①这些文字，描绘的是当年崖口飘色的盛况。

根据《香山县志》文字记载及当地百姓一代代的口口相传，崖口飘色的最初起源，是从明代村民纪念当地一对“神医”夫妇而发起祭祀仪式开始的。

“元末，在崖溪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户谭姓人家，生有一子，长大后与邻村的姑娘结婚，小俩口男耕女织，过着清贫的日子，有一年，崖溪对开的伶仃洋发生了海啸，崖溪被淹，村民们纷纷逃上附近的犁头尖山上避灾。海啸过后，崖溪一带瘟疫流行，乡亲们纷纷逃离崖溪去他乡躲避。谭氏夫妇见状，就按祖传的中医秘方日夜上山打草药熬成凉茶免费赠给村民服用，使村民远离了瘟疫，从此，‘崖溪



醒狮为飘色助兴

^①《香山县志》清同治版卷五之“风俗”篇。

有神医’之说被民间广为传颂,而这对为村民祛走瘟疫的谭氏夫妇就被人们称为‘活菩萨’,崖溪附近的村民,闻知崖溪有神医,生病时纷纷而至求医,而谭氏夫妇夜以继日地上山采药,十分劳累。其时,谭氏妻子正怀孕在身,由于过度劳累导致流



一马当先出飘色

产大出血,死于药锅之旁。其夫悲伤过度,上山采药时失足跌落山崖而身亡。谭氏夫妇去世后,村民为他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出殡那天,正好是五月初六‘龙王诞’,村中一位纸扎艺人按谭氏夫妇生前的模样扎了一对纸人,貌似菩萨,叫来自己4个儿子抬着纸扎的菩萨参加送葬。从此,崖溪各村村民每到农历五月初六都扎作菩萨巡游,祭祀那对无私奉献的谭氏夫妇。”^①

自此习俗诞生之后,这种“耍菩萨”活动一直被村民世代所延续,从每年的农历三月份起,崖口村的各个堡(自然村)就开始作“耍菩萨”的准备。到了每年四月初八浴佛节,村民家中有当年新婚的人家,就到村中大王庙将菩萨接回家供奉一晚,第二天交给下一家供奉,供奉菩萨仪式由村中长老主持,每年只

^①甘建波著:《中山民间艺术》,珠海出版2000年版,第121页。

限 20 户人家接菩萨回家。到了五月初五这一天,村民就要将在家中所供奉的菩萨拿到村前的大禾坪上,让全村村民前来膜拜。当地村民通过“耍菩萨”这种独特的民间习俗,祈求风调雨顺、身体健康。充满了民间祈福色彩。

到了元末,大批中原百姓为了逃避战乱而南迁,经过珠玑巷这一驿站之后,很多人乘坐竹筏沿着珠江向下游漂流,在沿岸适合的寻找适合栖息之地,其中,地处珠江口金星门左岸的崖口村,以其背山面海的良好环境和大片肥沃的土地而吸引了大批南迁百姓。在这里上岸定居的百姓,将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兼收并蓄,将内地的“抬阁”艺术与广东沿海地区的“飘色”艺术相融合,使崖口“耍菩萨”这一传统习俗有了重大的发展。

二、民间艺术的注入丰富了民俗活动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各个群体和团体随

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



我也来参与

人类的创造力。”^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变有这样的解释。

关于飘色起源，专家学者认为起源春秋战国时期，广东所称的“飘色”在北方被称为抬阁、走阁、重阁等。而对在我国各地流传的这种民间习俗的产生也有一段传说：孔夫子当年到郑国干戈沟村去，“化干戈为玉帛”之后，村民高抬彩阁欢送他，此后这种民间艺术就被保留了下来。而广东的飘色与北方的抬阁虽然同属一脉，但却有着重大区别。广东飘色的“飘”，是指脱离地面，尽展凌空之美；“色”（原意是饰）是精心巧妙的装扮。飘色神奇之处在于色芯经过精心伪装的色梗（钢枝）凌空而立，利用巧妙的力学原理，营造出“飘”的效果。

在广东沿海地区所诞生的飘色艺术，更是因特殊的地理、人缘等因素而独具创造性。其中，崖口飘色在沿袭了唐代“耍菩萨”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到了明末清初，崖口村民对飘色进行了改革，使其在我国众多飘色艺术独树一帜。



展示布艺艺术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2003年10月17日通过。



当色芯的小姑娘很自豪

每年五月初,崖口村民开始在村中挑选色芯和色脚来准备出巡事宜。色芯只能是三四岁的小女孩扮演,色脚则由五六岁的小男孩扮演。崖口村民根据自己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民间传说,由色芯和色脚装扮成民间故事的人物角色,制作出一个个木质色柜,色柜四周描绘着该板飘色所要表达的民间故事,同时,用特殊的钢材制作出纤细柔韧的色梗,让色芯坐在被衣裙掩蔽着的色梗上,色脚则坐在色柜上,出巡时,由轿夫抬着一路摇晃着前行,色芯在2米多高处做着各种可爱趣致的动作,远看去,飘色摇曳飘逸,凌空而来,令人惊叹。崖口村的东堡、中堡、西堡、向西、平山和化美等多个

村落,每年都做出几板飘色,到了五月初六集中在一起出发,数十板飘色沿着村中小道及田间阡陌穿行,十分壮观。

从“耍菩萨”到“飘色艺术”,崖口飘色已经有了质的跨越,而崖口村民为了增加可观性,还不断地将为飘色注入新的元素:其中,以运用了大量的布绣艺术最为突出:每板飘色都前有头牌,后有罗伞、彩旗,头牌、罗伞、彩旗一般都会绣上龙、凤、麒麟等吉祥物,还有绣上古装戏中的人物等,并在头牌挂上铃铛、彩带、红缨球之类,十分抢眼。最具独创性的是与崖口飘色一起出巡的彩旗中的“单彩”和“双彩”。“单彩”是在一块宽约5米、高约80厘米的布上,双面绣着古装人物,用一支竹子扛着,由浓妆打扮的少

女扛着巡游;“双彩”是用一块与“单彩”同样大小面积的布围成一个“围”,在“围”的外面绣上龙、凤等吉祥物或古装故事人物,然后,用两支竹子穿起来由两个浓妆少女扛着巡游,让人们看到四围都有刺绣。做工精致的粤绣布艺令崖口飘色更加绚丽多姿。

五月初六这一天,崖口村在举行飘色出巡时,还伴有舞龙、舞狮、舞麒麟等民间舞蹈穿插巡行。崖口村舞的是板龙,50多米长的龙身,全部用一块块的木板做成,舞起来却非常生动,令人赞叹不已。而崖口村的麒麟更独特:麒麟头比一般广东麒麟大了两三倍,但却舞得栩栩如生。

为了令飘色活动巡游“声色艺俱全”,崖口村民还创立了八音锣鼓伴奏班,每个班都有一个非常风雅的名字,如“乐凤鸣”、“乐长春”、“雅歌风”、“奏雅堂”、“乐雅山房”等。这些创设于清末的八音班设备非常齐全,掌板、唢呐、三弦、长腰鼓、钹、锣鼓柜等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型的民乐团。经过一代代相传,现在,村中还保留有“乐雅山房”、“雅歌风”两个八音班,每年飘色出巡时,一群当地的老艺人都跟随队伍伴奏。

由于内容丰富,每逢农历五月初六飘色出巡,崖口村像过节一样,洋溢着一种喜庆祥和的气氛。

一个原本只是“耍菩萨”的民间习俗,由于崖口村民擅于将中原地区的“抬阁”艺术和广东沿海地区的飘色艺术相融合,并创



这对狮子头和锣鼓见证着崖口飘色的历史



这板鱼虾大顺反映出崖口飘色的水乡特点

造性地加入了大量具有岭南特色的民间艺术,从而使这项带有祭祀色彩的民间习俗发展成为一项内容丰富多彩、全村男女老少齐齐参与的充满欢乐祥和的民俗活动。可以说,正是崖口村民创造性地发展民俗文化,赋予了民间习俗新的生命力。

三、活态流变使民俗活动得以升华发展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需要原生态保护的探讨,社会各界一直争论不休。其实,“如果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即发现它的活态流变性是其传承的一个重要规律,它的传承过程不是静止的,而是在永不停息的衍变中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并行。”^①地处珠江出海口的崖口村民,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同时,还擅于吸收海洋文化,从而不断地创新崖口飘色这一古老民俗的固有模式,使崖口飘色的文化内涵得到升华和发展。他们的实践,其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清末民初,面向伶仃洋的崖口村民很多随船漂到了对岸的香港,以及更远的南洋地区谋生。这些漂洋过海的乡亲,他们在回乡省亲的时候,不仅带回了

^①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外汇接济家人,同时,也将当地的技术和民俗等带回了家乡,与家乡的民俗活动相融汇,从而使传统的崖口飘色的内涵不断丰富。

20世纪初,香港的航运业已经十分发达,太古船厂是香港一家大型的造船厂,当时崖口村很多村民去了香港太古船厂做制造轮船的焊接师傅,从而掌握了精湛的焊接技艺。这些在太古船厂做焊接师傅的村民将焊接技术带回崖口村后,用于飘色色梗的锻造焊接上,从而使崖口飘色的色梗制作更显飘逸。

而在更早的清朝同治年间到了南洋谋生的崖口西堡村民谭和意是一名有心人。一年,谭和意从南洋回乡省亲时,正逢五月初六家乡举行盛大的飘色出巡,当时,谭和意联想到南洋一带很流行的游乐活动“荡秋千”,于是,他决定将“荡秋千”的制作原理运用到村中的飘色巡游中。他将韧度和硬度适中的钢条焊接成两个内外架,内架的尺寸刚好套在外架,内架之中用一个大轴承安装了可以坐下两个色芯的摇篮,然后,将安有摇篮的龙门架安装在一个色柜上,“色芯”可以如“荡秋千”一样上下翻动,从而改变了一贯以来飘色的色芯只能固定在色梗上的千年传统,使飘色更具人性化,同时,也大大增加了飘色的动感。这种独具特色的“秋千色”,自创制作出来就一直深受村民欢迎,其中,一板名为《喜庆秋千》的飘色从清末一直留传至今,每年还在出色巡游。而在2006年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谭浩彬为“出色”的孩子化妆



车上坐的是飘色的后备力量

产名录时,崖口飘色中的“秋千色”以其创新独特形式,受到国内飘色专家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在对丰富崖口飘色的出巡内容和制作技术之外,崖口村民还不断丰富崖口飘色的内涵。

崖口飘色原本诞生于对村中神医的祭祀,属于“耍菩萨”民俗,但是,随着崖口飘色的内容不断丰富,他们结合当地的自然和地理环境,还将飘色出巡作为一种祈求风调雨顺的载体。

崖口村濒临珠江口,每年都受台风、海潮等威胁,因此,每年的五月初六“龙王诞”飘色出巡,巡游队伍在逐一游遍各个堡的大街小巷之后,飘色队伍还会特地去到海堤上巡游,祈求海神护佑村中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因为崖口村有着中山地区最大的稻田,因此,飘色队伍还会来到田野中沿着田埂巡游,祈求种植有好收成。

四、活态传承令民俗活动更具生命力

“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就是存续活态传承。这种传承,既要保护其原真性,又要赋予其‘振兴’的生命活力。”^①在2009年11月举办的一次

^①祁庆富主讲:《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2010年8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培训班讲义。

全国非遗保护工作会议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祁庆富反复强调这一点。

事实上,崖口村民的活态传承,正是崖口飘色得以代代相传的核心所在。

从明末清初到现代,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岁月如何更替,每年的农历五月初六“龙王诞”,崖口飘色都会准时出巡。每当出巡,全村男女老少齐齐参与,各村都派出最娇俏的女孩扮演色芯,绣出最亮丽的布绣和彩旗来出“双彩”或“单彩”,而东堡村的锣鼓班,更是换上了青一色的年轻人来掌板,十分有动感;向西村飘色队伍更是由一群少女舞龙,数十位在南朗理工学校读书的女弟子组成了威风的女子舞龙队,将一条金龙舞得生动无比,打破了传统中只有男子才得参与舞龙的习俗;而中堡村的老年人,也每年推着年代已久的“雅歌风”八音柜参与伴奏。

崖口飘色之所以得以代代相传,主要是依靠一代代传承人的口传心授。

黄基是崖口村民能够记忆的最早传承人。黄基是紧邻崖口村的泮沙村中一名铁匠,年轻时候经常到崖口做打铁生意,有很好的打铁技术,崖口飘色中的关键技术:煅造色梗,给了黄基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而年过九旬的谭炳发是地地道道的崖口村人。年轻



寓意吉祥的鲤鱼出现在队列中



中山的民间艺术集中在飘色出巡的日子亮相

的时候,他全面负责崖口飘色的制作、修复,出巡队伍的组织等工作,同时,谭炳发精通“八音”,在全面负责协调组织飘色队伍的同时,他还兼任八音伴奏等。年过七旬的谭耀垣,传承了黄基等前辈的打铁技巧,年轻时到香港的太古船行负责轮船的锻造工艺,香港沦陷后,他回到家乡崖口村,一直以打铁为生,他炉火纯青的锻造技术,对崖口飘色的色梗锻造起到关键作用。另外,在长期的飘色艺术熏陶下,崖口村也产生了一批飘色艺术的传承人,如谭结崧、谭兆良、谭华耀、谭耀垣、谭锦堂、谭浩彬、谭结成等。其中,年过六旬的谭浩彬是崖口飘色较年轻的传承者之一,他现时负责崖口飘色的制作技术指导,以及全

面负责崖口飘色的出巡组织工作。

正是有了一代代传承人的不懈努力，使到崖口飘色得以历经百年沧桑而能流传至今，并从最初的一个祭祀仪式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人参与的大型民俗活动。崖口飘色的原真性在得到很好保存的同时，还因为不断创新发展，使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如今，每年农历五月初六崖口飘色出巡时，不但崖口村及周边地区的百姓万人空巷地前来观看，旅居港澳及海外的乡亲也会专程回乡参与活动，崖口飘色这一民间习俗历经流变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一条维系海内外乡亲爱国爱乡热情的重要纽带。



板龙在崖口飘色巡游中地位显要

结束语

我国的民间习俗活动，大多是起源于百姓对自然及神灵的信仰和崇拜，最初的表现形式大多带有浓厚的祭祀色彩。这些敬畏自然和祭祀神灵的习俗，如何能够穿越时空，经历不同朝代的沧桑变化而一直流传至今，并发展成为深受海内外乡亲喜爱的大型民俗活动？看来，坚持不懈地令其活态传承，是为古老民俗赋予恒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南朗崖口飘色从最初的民间祭祀活动发展成为一个人人参与的嘉年华式的大型民俗欢乐活动，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经历的活态流变，可以为民俗活动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

后 记

近年来，因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要，每一年的农历五月初六，笔者都要陪同国家和省的非遗保护专家到南朗镇崖口村看飘色，每一次到崖口都令专家们大为赞叹。2010年农历五月初六，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明敬在参与崖口飘色活动后激动地说：“应该请国家的专家来看看，让他们知道将崖口飘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真的没选错。”2011年农历五月初六，我们真的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祁庆富教授专程从北京请到崖口村。当看到一板板色彩绚丽的飘色游遍村中大街小巷和田野阡陌，听到村民将一个个八音锣鼓欢快地敲打吹奏，树起一面面鲜艳夺目的头牌和旗帜迎风飘扬，扛起一张张斑斓瑰丽的单彩双彩争妍斗丽，以及看到崖口全村男女老少齐齐参与飘色活动的盛大



场面时,年过六旬的祁庆富教授高兴得手舞足蹈:“真想不到在广东珠江三角洲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还能保留着生命力如此顽强的原生态民俗活动,而且,最为难得的是,崖口村民将举行飘色活动当成了全村的节日而全民参与。”祁教授还是全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建议应该在崖口村一带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对崖口飘色及其诞生的社会人文环境等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使崖口飘色这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众所周知,民间习俗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民族信仰而创造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现象。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南朗崖口飘色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位于珠江出海口岸边、面向伶仃洋的南朗镇崖口村,是一块有着神奇色彩的土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崖口村及周边村落发掘出了一批珍贵的陶罐等文物,考证了人类在新石器时期就在这里留下了文明的痕迹。这一考古发现,将香山地区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人类文明史大大地向前推进了数千年。及至唐代,这里的村民为了纪念一对无私救济村民的村医谭氏夫妇,将中原地区的“耍菩萨”习俗移植到本地,形成独具本地特色的飘色习俗。

据《香山县志》清同治版卷五之“风俗”载:“遇神诞日,张灯歌唱,曰打醮,盛饰仪从,舁神过市,曰出会景,金支翠旗,穷奢极巧……”这些文字,描绘的是当年崖口飘色的盛况。

自诞生之日起,崖口飘色活动一直被村民世代所延续,当地村民通过飘色这种独特的民间习俗,祈求风调雨顺、身体健康。到了元末,大批中原百姓为了逃避战乱而南迁,经过珠玑巷这一驿站之后,很多人乘坐竹筏沿着珠江向下游漂流,在沿岸寻找适合栖息之地,其中,地处珠江口金星门左岸的崖口村,以其背山面海的良好环境和大片肥沃的土地而吸引了大批南迁百姓。在这里上岸定居的先民,将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兼收并蓄,将内地的“抬阁”艺术与广东沿海地区的“飘色”艺术相融合,使崖口飘色这一传统习俗有了重大的发展,使其在我国众多飘色艺术中独树一帜。

从“耍菩萨”到“飘色艺术”，崖口飘色已经有了质的跨越，而崖口村民为了增加可观性，还不断地为飘色注入新的元素。其中，以运用了大量布绣艺术最为突出：每板飘色前有头牌，后有罗伞、彩旗，头牌、罗伞、彩旗一般都会绣上龙、凤、麒麟等吉祥物，还有绣上古装戏中的人物等。最具独创性的是与崖口飘色一起出巡的彩旗中的“单彩”和“双彩”，做工精致的粤绣布艺令崖口飘色更加绚丽多姿。崖口村在举行飘色出巡时，还伴有舞龙、舞狮、舞麒麟等民间艺术穿插进行。为了令飘色活动巡游“声色艺俱全”，崖口村民还创立了八音锣鼓伴奏班，这些创设于清末的八音班设备非常齐备，掌板、唢呐、三弦、长腰鼓、钹、锣鼓柜等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型的民乐团。经过一代代相传，现在，村中还保留有“乐雅山房”、“雅歌风”两个八音班，每年飘色出巡时，一群当地的老艺人都跟随队伍伴奏。

一个原本只是“耍菩萨”的民间习俗，由于崖口村民擅于将中原地区的“抬阁”艺术和广东沿海地区的飘色艺术相融合，并创造性地加入了大量具有岭南特色的民间艺术，从而使这项带有祭祀色彩的民间习俗发展成为一项内容丰富多彩、全村男女老少齐齐参与的充满欢乐祥和的民俗活动。由于内容丰富，每逢农历五月初六飘色出巡，崖口村像过节一样，洋溢着一种喜庆祥和的气氛。

可以说，正是崖口村民创造性地发展民俗文化，赋予了民间习俗新的生命力。崖口飘色这项具有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维系广大海内外乡亲爱国爱乡热情的大型民俗活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关心。自200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国家和省市镇等各级政府，都相继拨出款项支持崖口飘色开展保护和传承工作。更为难得的是，崖口村的村民一直以一种文化自觉将崖口飘色这一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影响广泛的民俗活动代代相传。近半个世纪来，谭炳发、谭华耀、谭浩彬等一代代传承人，积极参与飘色的组织、出巡、传承和保护等工作，使崖口飘色得以很好地传承下来，近年来，在广东旅游节闭幕式大型晚会、每年的中山市万人行、南朗镇当地的慈善活动，以及港澳地区的民间艺术汇演等场合，都有崖口飘色亮丽登场。崖口飘色已经成为中山市这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为了将崖口飘色的历史文化得以系统的整理和保存，崖口飘色的保护单位——南朗镇宣传文化中心决定出版《年年出色——南朗崖口飘色》一书，并交由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协助整理编辑。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半年时间的资料搜集整理、文字撰写、配备图片、电脑排版、校对修正等，如今，《年年出色——南朗崖口飘色》将正式出版。

由于时间仓促，资料庞杂，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难免遗珠或者出现错漏，为此，我们恳请社会各界不吝指教。

感谢大家。

林凤群

（作是是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

『飘色荣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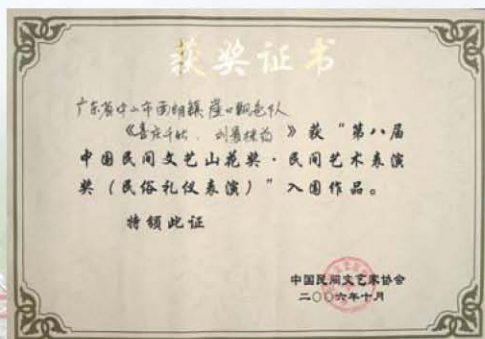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之乡(飘色之乡)



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艺术表演奖入围作品《喜庆千秋、刘晨采药》



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崖口飘色)



2012年2月3日，中共南朗镇委书记刘锐濠（右二）、南朗镇镇长黎炳盛（右一）慰问参加春节巡游活动的飘色小演员



2012年2月3日，中共南朗镇委书记刘锐濠为参加巡游的板龙点睛

2012年2月3日，
中共南朗镇委书记刘锐
濠参与飘色板龙贺新春
活动。



2011年6月7日，
南朗镇镇长黎炳盛为参
加崖口飘色巡游的醒狮
点睛。



2012年2月3日，
南朗镇镇长黎炳盛慰问
秋千色小演员。





2007年2月18日,时任中共南朗镇委书记周小川在春节飘色巡游活动中慰问飘色小演员



2011年2月3日,时任中共南朗镇委书记周小川参与舞板龙